

# 到底誰能吹毀須彌山？

## ——再談漢文釋典中的「老病人」

／高明道

述及老病人的大乘修多羅，除了《涅槃》、《摩訶迦葉》二經共載的愚蠢富翁故事之外<sup>1</sup>，另有隋天竺三藏達磨笈多譯《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裡的一則有趣的譬喻。該契經《佛作神通品》陳述佛與不空見菩薩之間的若干互動。一開始，如來肯定、讚歎不空見：「爾時世尊自袈裟內出金色手，摩彼不空見菩薩·摩訶薩頂。復出廣長舌相，即告不空見菩薩言：『善哉，善哉，汝不空見！汝今乃能為諸眾生如是歎說如來·應供·等正覺真實功德也。』」<sup>2</sup>接著，佛陀以「不空見啊！如果有人說x，你——不空見啊！——就應該瞭解此人用很貼切的方式講如來」的方式，透過九段結構一致的言說，襯托出世尊的殊勝。例如第一段是：「不空見！若有說言：『世間眾生無救護時，是中必有能救護者出現世間，為作救護。』不空見！當知即是善說如來也。』」<sup>3</sup>九段講述完畢，進而總結如此說可以成立的的理由：「所以者何？吾今出於五濁惡世，宣揚妙法，斷除邪垢，能多利益諸眾生故。」<sup>4</sup>

客觀點出佛的特殊身分後，世尊假借神通，讓在場大眾都清楚看到現在十方諸佛在莊嚴的國土中度化眾生的盛況：「爾時世尊手摩不空見菩薩頂時，即以神力於一念間令此大眾咸見東方無量無邊不可說阿僧祇現在一切諸佛國土。彼國土中諸佛·世尊——未滅度者——及彼眾生一切境界，皆悉現前，亦聞彼佛說法音聲，亦見彼剎清淨莊嚴種種具足。如是乃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十方所有諸佛淨土，一切境界明了現前，若觀掌中菴摩勒果。」<sup>5</sup>過去、當來諸佛相同的狀況，透過另外兩次的神變運用，也呈現於不空見面前。<sup>6</sup>經文此處在逐漸精簡的描述上特地強調：如此神奇的經驗除靠「佛神力」之外，還端賴「不空見本願因緣」。這個概念，下一段落開頭便重新被提出：「爾時不空見菩薩·摩訶薩以本願力、承佛威神，盡見十方三世諸佛及彼佛剎清淨莊嚴已，為重宣此義，即從坐起，正持威儀，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

掌向佛，以偈頌曰……」<sup>7</sup>這是看來熟悉、廣見於眾多契經的情節，然而實際上頗為奇特。查《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所有相等經文，發現一般敘述的架構都十分整齊——誰剛剛說話，他才「為重宣此義」接著講偈頌。例如《不空見本事》、《讚三昧相》、《正觀》、《示現微笑》等四品，佛陀言說後，即「為重宣此義，以偈頌曰」<sup>8</sup>，而《見無邊佛廣請問品》中，不空見菩薩「發如是等諸疑問已，為重宣此義，以偈問曰」<sup>9</sup>。很顯然，此處《佛作神通品》的情形與眾不同，因為「為重宣此義」的不空見菩薩並非原來的發言者。然而，不論此矛盾可否化解，無關拙文要討論的重點——構成《佛作神通品》文下半的偈頌。其中前四首為<sup>10</sup>：

三千世界所有水	若人欲量皆可知
調御丈夫天人師	戒行深遠孰能測
須彌高廣最巍巍	羸老病人口吹散
世尊初入於禪定	億百千劫難可了
虛空足量能盡邊	四方亦可步其際
世尊大師等正覺	智慧甚深無源底
虛空平等無罣礙	可為暴風所飄動
如來本性無煩惱	貪恚癡毒何所居

可見，不管佛陀的戒行、禪定、智慧，抑或如來已無煩惱可言的境界，不空見菩薩都用生動的譬喻來描繪世尊的不可思議。未料，其中第二首，比況的方式顯得有點不合理，因為怎麼偏偏有個「羸老病人」居然具有吹散須彌山王的能力？此說似乎違背常理，不符一般經驗。所幸《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有漢文的同本異譯，即劉宋天竺三藏功德直譯《菩薩念佛三昧經》。參照該經卷第三的《如來神力證正說品》，立即發現：《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令人納悶處，在《菩薩念佛三昧經》迎刃而解：

時不空見觀諸佛已，即從坐起，齊整衣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世尊，而說偈言：

「三千大千水	人或知其限
善調御世尊	戒品不可量
假使曠劫思	不能測其岸
如有勇健士	一吹震須彌
佛入初禪定	千劫不能動
足履虛空遊	能知其邊量

縱使窮劫中 不能度佛智  
虛空無形量 狂風亦能動  
世尊無煩惱 莫能斷其辯」<sup>11</sup>

功德直的筆下不僅「為重宣此義」的問題不存在，也必須是勇健士，才有辦法「一吹震須彌」，無疑較有說服力。

普查《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發現其中「吹」字出現率相當高。部分例子所勾畫的景況容易理解，如《不空見本事品》敘及往昔善住城，說：「彼城諸門，咸有金、銀二種絡網羅覆其上，復於網上種種嚴飾——金網銀鈴，銀網金鈴。清風吹動，出微妙音，具足和雅，猶如天樂。」<sup>12</sup>或如《思惟三昧品》上一系列的譬喻：「為大法明，然大法炬，吹大法蠶，擊大法鼓，奮大法鞞，乘大法船，設大法橋。」<sup>13</sup>前者是自然現象，與他經的「微風吹動」、「和風吹動」、「清風吹動」、「大風吹動」、「猛風吹動」、「惡風吹動」、「隨風吹動」或「風吹動搖」、「風吹動之」等等屬同等類型，在認知經驗上易於想像，而後者則是釋氏文化裡相當普遍的「吹法蠶/螺」譬喻。不過《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另也記載頗難思議之事，例如不空見菩薩讚揚佛，兼提問：「聖衣離身四指間 終無近體而能住 旋嵐巨風吹不動 聖尊何事而勸請」。<sup>14</sup>此現象奇特，但玄奘譯《大寶積經·菩薩藏會·如來不思議性品》亦提過，說：「如來被服，不著其身，如四指量。吠嵐婆風不能搖動。」<sup>15</sup>

較特別的描述，則有《神變品》裡大迦葉先以長行回答阿難，說：「仁者！此變殊常，非我能作。所以者何？我念一時輒不自量，在世尊前作師子吼。阿難！我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須彌山王及大鐵圍乃至諸餘黑山之屬，一以口吹，能令破散，乃使無有如微塵許。其有眾生，住彼山者，不令損害，亦無覺知如是諸山皆悉滅也。阿難！我又一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海、大河、小河、陂池諸水乃至無量億那由他百千水聚，以口一吹，皆令乾竭，而彼眾生不知不覺，亦無苦惱。」然後再次用偈頌傳達這意思<sup>16</sup>：

阿難十方大水聚 大海巨河諸流等  
我以口風一往吹 令彼枯竭無遺滯  
曾住正覺世尊所 於此剎中作神變  
我能乾涸水聚時 眾生無損亦不覺  
此界所有一切山 須彌鐵圍黑山等  
能以口風吹令散 仁者我住如是通  
眾生所有住須彌 及餘諸山不動處  
爾時令彼無損覺 智者我有如是通

此處所談，全屬於神通力的表示，與羸老病人或勇健士無關。<sup>17</sup>較接近《佛作神通品》之例，則見於前一品——《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的《讚如來功德品》。不空見菩薩一段佛讚最後數首偈頌說<sup>18</sup>：

虛空猶可盡其界 諸方亦可極其邊  
無上調御天人師 清淨戒行孰能測  
大海可以口歔乾 無邊水聚亦復爾  
諸佛光明不可識 清淨戒行誰得邊  
須彌可以口吹散 大小鐵圍亦復然  
諸佛妙行不可知 清淨戒行難得底

雖然單純，捨戒、定、慧等範疇讚揚世尊，而僅專注於其「清淨戒行」，但運用的譬喻則類似《佛作神通品》，差別只是以疑問句型，主語是「孰」或「誰」，未指具體人物。至於《菩薩念佛三昧經》的相應譯文<sup>19</sup>——

我能知虛空 四方廣大相  
不能測勇猛 無上清淨戒  
能以一氣吹 海水令枯涸  
不能測如來 清淨法明戒  
能以一氣吹 須彌令碎盡  
大小轉輪山 亦復成粉塵  
不能測如來 淨戒之崖際  
雖復歷劫數 不能得其量

雖是肯定的陳述句，以「我」為主體，但不能解決《佛作神通品》帶出來的疑惑。可惜，本經的印度原典早已逸失，且無藏譯本可資對讀，使得究竟誰有吹毀須彌的本事成為懸案。當然，照常理而言，連勇健士都沒有這樣的能耐，遑論羸老病人，必須是自然的力量才可能，如宋朝隆興府百福院宗鏡禪師述、明代曹洞正宗嗣祖沙門覺連重集的《銷釋金剛經科儀會要註解》所謂：「又被風災壞至三禪天。其風之力吹散妙高須彌，何況餘小山也。」<sup>20</sup>此說，唐代的學者已提過。例如窺基的《〈瑜伽師地論〉略纂》引一部《菩薩見實三昧經》，陳述：「風災起時，眾生悉生第四禪等。第三禪中，起火風災，名『僧伽多』。先吹遍淨天宮，兩雨相拍，散壞都盡。次吹光音天已下宮殿，令相撐觸，皆無形相。次吹大小諸州、須彌山等，三千剎土上下散滅。」<sup>21</sup>窺基指明為資料來源的經後來編入《大寶積經》，為第十六回——《菩薩見實會》。問題是：其相關文字的敘述大不相同。<sup>22</sup>《大寶積經》裡真正談到類似的內容，就是上文提過的《菩薩藏會·如來不思議性品》<sup>23</sup>：

爾時薄伽梵復告長老舍利子言：「舍利子！汝頗曾聞風劫起時，世有大風。名『僧伽多』。彼風所吹，舉此三千大千世界蘇迷盧山王、輪圍山、大輪圍山及四大洲

八萬小洲大山大海，舉離本處高踰繕那，碎為末不？」舍利子言：「我昔面於佛前親聞受持如是之事。」佛言：「如是，如是，舍利子！又風災起，更有大風，名『僧伽多』。彼風所吹，舉此三千大千世界并蘇迷盧山、輪圍山等及諸大海，舉高百踰繕那已，碎末為塵。或復舉高二百踰繕那，或高四百五百，乃至舉高千踰繕那，或高三千、四千踰繕那已，碎末為塵，乃至或高無量百千踰繕那已，碎末為塵，而此諸塵隨風散滅，了不可得，何況山石當有存者！此風又上，擊散壞滅焰摩天宮，乃至諸塵散滅，何況宮殿當有存者！如是展

轉次第而上，擊散壞滅觀史多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魔羅眾天、婆摩天、淨光天、遍淨天所有宮殿，乃至彼諸微塵亦皆散滅，不可而得，何況宮殿牆壁而可存者！舍利子！假使如上大風卒起摧壞世界，即以此風吹如來衣，一毛端際尚不能動，何況衣角及全衣者！何以故？如來·應·正等覺成就不可思議神通、不可思議威儀、不可思議妙行、不可思議大悲故。」

撇開此處巧妙涉及佛陀披的袈裟不談，至於吹散須彌的力量來自自然界的說法，早在聲聞契經就有<sup>24</sup>，資料雖豐，可惜仍無助於化解「羸老病人」之謎。

- 1 參拙文《漫談漢文釋典中的「老病人」——愚癡富翁寄財老病人處的故事》（收錄於《法光》雜誌第三七二期〔2020年9月〕第2-4版）。
- 2 見 T 13.415.851 a 12-16。「自袈裟內出金色手」這種通俗的表達方式，全藏僅見此處，但出金色手摩的情節，另見隋那連提耶舍譯《大方等大集經·日藏分·三歸濟龍品》的「爾時如來出金色手，摩彼龍面，作如是言」（T 13.397.290 b 22-23）。至於「出廣長舌相，即告」到底是如何操作的，或許必須照《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描繪理解：「爾時世尊從面門出廣長舌相，遍覆面輪。現舌相已，還從口入，告慶喜曰……」（見 T 7.220.314 c 7-9，另參同經 677 b 28-29。）亦即佛宣說之前，廣長舌相已收回。
- 3 見 T 13.415.851a16-18。
- 4 同上，851 b 14-15。
- 5 同上，851 b 16-23。
- 6 參同上，851 b 24-29。
- 7 見同上，851 c 1-4。
- 8 分別參見同上，836 b 16-22、855 c 17-856 b 1、856 c 21-857 c 8、860 c 6-861 a 4。
- 9 參見同上，852 b 21-853 a 29。另參 854 a 14-c 11。
- 10 見同上，851 c 9-13。
- 11 見 T 13.414.811 b 16-27。據《大正藏》勘勘注，「從坐」的「坐」，《宋》、《元》、《明》作「座」；「足履」的「履」，《舊宋》、《宋》、《元》作「覆」。
- 12 見 T 13.415.833 b 3-6。據《大正藏》勘勘注，「咸有」的「咸」，《舊宋》、《宋》、《元》、《明》作「或」。《菩薩念佛三昧經》上對等處說：「如是——不空見！——又以金銀作大羅網，彌覆門上。金網處處懸於銀鈴，銀網往往垂於金鈴。風吹鈴網，皆作箜篌樂器之聲，宮商調暢，更相應和。」見 T 13.414.795 b 4-7。據《大正藏》勘勘注，「往往」，《舊宋藏》作「住住」。
- 13 同上，859 c 18-20。據《大正藏》勘勘注，「法蠶」的「蠶」、「法靴」的「靴」，《舊宋》本分別作「螺」、「蝨」。《菩薩念佛三昧經》的相當處作：「欲以法明利益一切；欲吹法螺，擊大法鼓；欲造法船、建立法橋，度諸眾生生死有流。」見 T 13.414.818 b 14-16。據《大正藏》勘勘注，「度諸」的「度」，知恩院藏本作「渡」。
- 14 同上，833 a 1-3。

- 15 見 T 11.310.229 b 21-22。據《大正藏》勘勘注，「搖動」的「搖」，《高麗藏》、《大正藏》、CBETA 作「披」。
- 16 分別見 T 13.415.840 a 18-27、c 17-25。據《大正藏》勘勘注，「遺滯」的「滯」，四藏作「滴」。
- 17 功德直的譯本於此段落不全歸功於「吹」。長行的部分，迦葉說：「斯神化相非我所為。吾以智力，悉能分別顯示一切。長老阿難！我今住於世尊之前作師子吼，能以三千大千世界，其中諸水——江河、溪壑、泉源、池沼、百千萬億無量巨海一切水聚，吸置口中，悉使枯涸，令諸水性、魚龍之屬都不覺知，亦無惱害。長老阿難！汝今當知：我於佛前諸天、世人、梵、魔、沙門一切眾中師子正說無畏之言，我力能吹須彌山王、大轉輪山、雪山山王，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諸山，皆成微塵，依此山者，都不覺知。長老阿難！我能如是得此自在神通之力。」至於偈頌，則是：「阿難汝當知 我以念定力 現在於佛前 以是三千界 此佛之剎土 一切諸巨海 大小江河等 無量種水聚 我以神通故 悉能吸彼水 置之於口中 雖皆令枯涸 眾生無傷損 不惱於水性 此剎眾須彌 黑山諸山等 我住神奇力 悉能吹散之」。分別見 T 13.414.801 b 29-c 11、802 a 18-26。據《大正藏》勘勘注，「佛之」的「之」，四藏作「定」。
- 18 見 T 13.415.848 c 27-849 a 3。據《大正藏》勘勘注，「獻乾」的「獻」，茲從《舊宋》、《宋》二藏，《高麗》、《大正》二藏作「飲」（CBETA 從之），《元》、《明》二本作「噓」。
- 19 見 T 13.414.809 b 8-15。據《大正藏》勘勘注，「崖際」的「崖」，《元》、《明》二藏作「涯」。
- 20 見 X 24.467.723 a 10-11。
- 21 見 T 43.1829.15 b 23-28。
- 22 參《菩薩見實會·六界差別品》：「大王！如是三千大千世界，風吹壞時，無有遺餘。大王！譬如毘嵐猛風吹諸飛鳥，彼鳥散滅無有遺餘，——大王！——如是如是此三千大千世界為毘嵐猛風之所吹壞，一切散滅無有遺餘。」見 T 11.310.415 a 25-29。
- 23 見 T 11.310.215 a 1-24。「小洲」，茲據《高麗》等古藏，《大正藏》誤作「少洲」。
- 24 如隋闍那崛多等譯《起世經》（T 1.24.357 c 8-358 a 14）、隋達摩笈多譯《起世因本經》（T 1.25.412 c 13-413 a 27）。